

庭
訓
童
蒙
憶
深
恩

陳克誠

我所受的私塾教育



本文作者旅美學人前台大教授
兼土木系主任陳克誠博士近影

四代同堂的大家庭

以我的年齡，應當完全是受的現代學校的教育，但事實上，我沒有讀過小學，因為先父有一主張，他說：『如果中國文字沒有讀通，將來讀任何科學的書，都不會十分了解』。所以我們兄弟與我年齡相若的，雖然沒有學過八股文，都會讀過十年的私塾，現在回憶起來，實是說來話長，請先由我的家庭說起。

我很慚愧，雖然在家鄉讀了十年的私塾，也只能記得曾祖的名字，高祖以上，不復記得了。曾祖星齋公，非常幹練。因為家中人口衆多，生活艱難，乃開始經營商業。略有收獲以後，便在家鄉附近一小鎮上，開了一個典當店，命名為道生典，經數十年的經營，在當時已算是富甲一鄉了。在我能記事的時候，道生典發行的鈔票，在鄉鎮附近還是滿天飛的。（民國初年，似乎每一商店，只要有信用，均可以自己發行鈔票，通行於某一區域以內）。

曾祖父母身體健康，持家有道，管教極嚴，所以我有一個四代同堂的大家庭。曾祖父母享壽八十三，於同一年先後去世。但這一口口百人的大家庭，一直維持到民國十年左右，才分家拆居。

先祖父名家馴字雨生（1845—1916），為前清拔貢，除詩文外，寫得一手好顏字，生性寬厚和善，尤其好靜，祖父本已考中鄉試第四名，但前清慣例，寫榜時由第六名開始，寫完後再回頭慎重的寫前五名。不料寫完後發現多取了一

名。但是多取一名是違法的，不得已，乃由前五名中，抽去一名，以符合錄取總數，這抽去的一名，就是我的祖父。當時許多親友都從憑祖父向上級告發，但祖父心存厚道，不忍出此。因為根據當時法令，錄取人數如發生錯誤，學臺（即今日的主試）是要被殺頭的。祖父寧可歸之於命，不願致人於死，乃以拔貢終其身。但因功名不遂，同時先祖母多病，乃精心研究醫學，數年後竟成為當地有名的儒醫。當時家道鼎盛，除醫病不取分文外，并贈送藥物。為行醫便利計，特別開設一所『良濟公』中藥店。藥店位於我家住宅的前面，到我們讀書的時候，祖父已年近七旬，家中人口衆多，家道亦漸趨中落，藥店早已關門，但良濟公及『是乃仁術』的匾額，還依然存在的。就我所能記憶的，平時看病的人很多，尤其到了夏天，真是車馬盈門，川流不息的常有人來。祖父晚年不僅醫好了無數病人，而且他用量極輕，有時只用幾分，這是與衆不同的。平時家中有人生病，多半是一藥而癒，我的母親及叔

母手中，保存祖父的藥方很多，其中許多都是特效的，很可惜的是祖父無疾而終的那天早晨，特別由母親及叔母手中取回所有的醫方而加以焚燬。母親等表示不贊成，祖父說：「有我在，你們還怕沒有藥方嗎？」但是就在當天下午一時左右，祖父忽感頭昏，由工人扶上床休息，不到二小時就去世了，大概是現在所謂的腦溢血。

祖父是民國五年舊曆五月十二日去世的，與因稱帝不成羞憤而死的袁世凱去世的時間相差不過幾天。因此使我回憶到民國五年春天，我到親戚家拜年見到的一付春聯是：「君王正月，洪憲元年。」當時我的年齡不過九歲，并不了解什麼帝制與共和的意義，不過已經知道這是一付新奇的春聯而已。

祖父長我整整六十歲，他老人家去世時，我還不滿十歲，現在所能回憶，除他的醫學外，就是他在夏天，每晚對我們講故事的情景。他白天看聊齋誌異及三國演義等小說，晚間即講給圍坐在他身旁的孫輩聽。但對於鬼怪的故事，他不大講，只選擇與歷史有關或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加以講述。使我們對於歷史上的名人史話，增加了許多知識。

文章憎命醫學失傳

先父名毓琳字景唐（1870—1922），性敏慧豁達大度，五歲入學，智慧冠群，據說：父親七歲時，當塾師講授論語，講到鄉黨章中「廐焚子退朝，曰：傷人乎不問焉」一節時，老師問各生，何以不問焉？父親立即答復，「馬已被他騎出去

了，當然不必問了。」老師大為驚異，稱之為神童，因為父親的答復，是與朱子的句解不同的。（朱註認為孔子重人而輕獸，所以不問焉）。父親十五歲讀畢群經，詩詞歌賦，無不精通。十六歲以案首入庠（俗稱秀才第一名），逾年補廩。但終以文章憎命，未能考得孝廉，鬱鬱不得志，只能以詩酒自娛。戚友中多以父親的才學應捐官以發展其長，惟其時家道雖稱富有，但多為恆產，如是由一劉姓親戚代為捐納，發表為江西候補知府，但正在九江聽鼓（候差）期中，先祖母去世。旋即丁憂返鄉，嗣後即棲遲林下，不圖仕進了。

父親在功名方面不得意，祖父原有意將其醫學傳給父親，因為父親雖甚聰穎但胆量太大，不若祖父的小心。據祖父談稱，他自己有一次重病，以致不省人事達三日之久。父親迫不及待，乃將祖父醫書翻閱後，自己開了一付藥方，給祖父服用。祖父痊可後，細問其病況及其所服用的藥方。看過後，當即大聲責備：「你這一藥方，幸而被你拚對了，但用藥過猛，如果稍有差池，我的一條老命，已被送掉了」，因此乃決意不傳給父親。祖父的醫學，遂亦失傳。祖父去世後，有一位親長的輓聯是：修園成絕學，有心濟世失師傳。

父親賦閒家居，對於我們兄弟的教育非常重視，并特別注重國學基礎的培養，但鑒於古人易子而教之義，歷次聘請專人作我們堂兄弟五、六人（祖父系統以下的）的私塾老師，本來在宣統年間，由我家出資，在祠堂開辦一所四端小

學，聘請各門教師，擔任各科新的課程，民元畢業班并由當時任黃陂縣長的陶月波先生（陶希聖先生的父親）主持典禮。到了我們上學的時候，不知何故，四端業已停辦，我們只得改進私塾了。

父親主張嚴格教育，歷任塾師都是由當時文風最盛的黃陂北鄉或黃安請來的。每次請來一位新老師，父親必定請老師對我們嚴加管教，但當祖父健在時，已是七十之年，每次必對老師說，對學生們不必管得太嚴。弄得老師們不知如何是好，由這一點，可以看出祖父與父親的性情不同，也許是年齡的關係，所以寬嚴不一致。

談詩論道名聞京漢

父親雖然博學多聞，因晚年多病，很少直接教讀我們。我們由父親得到一些詩聯的知識，多半是在他與客人談詩論道時，旁聽而來。他雖然隱居鄉間，但在北京與武漢的親友，常常有人來徵文徵詩，這就是給我們詩文教育的機會。尤其是鄉間親友有任何慶吊，總有人前來請父親代作輓聯或賀聯之類。父親總是來者不拒，有時他代數十人作輓聯吊祭一人而不作重複語。在民初時代，鄉間有人去世，例須祭奠三年，如是輓聯常常懸掛二、三年而不撕下，先祖與先父，身後都是一樣，所以許多親友的輓聯，到現在我還能背得出來。

我生也晚，父親去世時，只有十五歲，對於父親的學問，未能了解萬一；而父親晚年的詩文遺稿，稱為韻灰殘剩集，包括詩篇五百餘首，原擬

付梓，惜因抗戰期間竟遭遺失，爲一大恨事。現在我所能憶及的，不過十餘首而已。

記得我們幾位堂兄弟在讀夜書的時候，有時談到家中人口衆多，將來如果變成窮人，生活如何了得？這些話，傳到父親耳中，他因之先後作了兩首詩，對於我們有莫大的啓示：

立春日示諸子：

百年方有百回春，活百年能有幾人，
去日既多來日少，新時雖少舊時增。
易成老太難成器，輕誤光陰重誤身，
如此碧齡如此境，只愁自立莫愁貧。

歲暮悵寒：

頻年多病怯天寒，一轉陽和氣自寬；
爆竹聲聲騰甲第，香花簇簇擁辛盤，
人誰不喜春先到，我却翻驚歲又闌，
說與無知小兒女，好光莫作等閒看。

慈母之教永憶劬勞

我的母親（1869—1952），是一位典型的舊式婦女。因爲出自詩書門第的舊家庭，雖然只受過一點舊式教育，可以看看舊式的章回小說，（很少看見母親寫過字）不過母親對於我們兄弟姊妹的教育，則非常重視而且認真。關於母親的一切，現在僅保存在二十年前追悼母親的一篇祭文，節錄在下面，以表彰母德於萬一。

「……吾母之生平，事父母翁姑以孝，處兄弟妯娌以和，撫育兒女則慈而嚴，主持教政則公而平，敦睦鄰里，見重鄉黨者八十餘年。……年二十三來歸吾父，是時吾曾祖父母、祖父母均在

堂，丁口衆多，甲於鄉里……吾母上事兩代翁姑，婉承意旨，料理家政，井井有條，眾口翕然。由是上下和協，家道鼎盛。……民國十一年吾父棄養……不孝等學業未成，婚嫁未了，加以食指日繁，世亂年荒，家計時虞不濟，而吾母以衰老之年，值此艱難之局，節衣縮食，猶分送不孝等就學平京武漢，親友中有勸吾母使不孝等改業者，吾母則曰：吾子女雖多，學業不可中輟。……民國二十四年不孝出國遊學柏林，吾母已近七秩高齡，執不孝之手而教之曰：望汝專心學業，勿以吾老爲念。……不孝留德五年，返國之日，正值抗戰軍興，家鄉淪陷，未能歸養，母子不相見者十餘年。……三十七年自美返國，適值吾母臥病，……飛返漢上侍疾旬日，母病稍瘳，比訓不孝以職務爲重，不必久留。……」

幾位塾師各有千秋

我的曾祖星齋公勤儉持家，經營商業，致家道鼎盛。曾祖父母去世以後，伯祖父與祖父商議，在本族大祠堂之外，加建一小祠堂，顏曰訓和堂。我們的私塾就設在這一小祠堂之內。

私塾，是專爲年齡相若的五位堂兄弟及一位李姓表兄而設。與鄉間所謂鑲銀館不同之處：第一是學生人數少；第二是教材從三字經、史鑑節要等開始，不讀百家姓、千字文之類的書籍，我是民國元年開始上學的。第一年的詳細經過，現在有點模糊，只記三件有趣的事情：①我的第一位老師爲張子美老先生，上學的第一天，除先拜孔子神位及拜老師以外，還要回到家中，見了

長輩就拜，那一天不記得叩了幾次頭；②張先生當時年齡已很大，滿面鬚鬚，管理學生非常嚴格，大家都怕他，當然也很恨他。有一次，幾位較大的同學，用一小木板寫上：張子美先生靈位的字樣，秘密的放在我們的宿舍內，每天以花生米供奉之。時間久了，被老師發現了，如是打了一次「滿堂紅」（人人被打）；③我讀三字經，讀到：北元魏，分東西兩句時，家中買了許多點心（燒餅油條之類），到處送禮，表示分東西之意，大概每人都是如此。

我的第二位老師是黃安縣的王稚卿先生，他的上課時間表是：早晨是朝讀的時間，把頭一天教的新課背完後，再上新課；然後是寫大小字的时间。習字完畢，開始講書。在王先生的四年期間，上課是不講解的，（上課的課本是論語），但講書的課本，則是二論引端。下午是背書的時間，把所有讀過的書本，照背一次；夜間是溫習的時間，把白天上的新課，溫習多次，以便第二天早晨背誦之用。

這位王先生寫得一手好字，是黃庭堅體；他教學生習字，非常認真。第一：寫字時要專心，心無二用；第二，寫字時要坐得端正，腰直、筆直，手拿筆時，筆頭要正對鼻尖，否則字必寫不好。他寫成引本（模本），學生再用薄素紙蓋在上面；加以模寫。他改字尤爲仔細，一橫一直，不可稍苟苟且，一定要一筆到底。開始寫的字，是上大人、丘乙巳；化三千，七十士的簡單字，後來慢慢的寫方塊字，如門、因、田、困等字，同時也練習寫「永」字，他說：永字爲寫字的最

好例子，因為在永字中，有橫有直，有點有撇，可以把各種筆劃都練習到。王先生有時亦頗有幽默感。記得有一次，一位堂兄在模寫時，將困字的最後一橫未寫完即行交卷，老師在字的下面，用紅筆寫一評語是：「謹守此關，勿使賊人偷樹」（困字內面是一木字）。

讀書習字兼做對子

王先生真正是我們啓蒙的老師，開始一、二年除讀書寫字外，有時出二、三字的短句，要學生對對子，到了第三年，開始作三、四句話的短文。但是那種短文，等於是千篇一律的公式。開頭一句，不是天下之人，就是人生於世。例如，老師出一題目：說讀書。如是每一學生提筆就寫，一律是：天下之人，不可不讀書也。讀書則明理，不讀書則不明理，由此觀之，讀書之益豈不大哉？但是當時的學生，根本不懂文法，名詞、動詞都不了解，有一次老師出了一個題目，說屋宇，學生不知屋宇爲一名詞，也照上面的公式套上去，弄得老師哭笑不得。到王先生第四年時，我們已讀到孟子了。當時用的教本是宋版的四書，字大易讀。但是宋版中有許多省字，例如禮樂的禮字。有一次老師出一作文題，說禮樂。有一位堂兄，對禮字與亂字分不清，寫成：說亂樂，從此以後我們就稱這位老兄的別號爲亂樂。王先生帶了一位世兄王安慶，與我們同讀了四年書，後來這位世兄在漢口經商，頗爲成功，我們曾有數次往還。王先生教了四年就辭職了，父親又請一位黃陂西鄉的徐智甫先生。徐先生

也帶來一位世兄徐效曾兄，曾任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處長。

在徐先生教導下，我們已開始讀詩經及書經了。徐先生與王先生不同的是，每次上新課必加以講解，同時對書中的註解，也加以解釋，我們了解的能力，也漸漸提高，不是死背書了。除讀新書及每日寫字外，講書一課，改爲講述中國歷史，課本爲袁了凡的綱鑑。除此以外，也開始讀詩了，課本是千家詩，有時講講平上去入，有時講講平仄以及作詩法，但在私塾十年中雖然讀了不少的詩，始終沒有作成一首詩。

到了徐先生的時代，因爲讀過的書已不少，下午背書的時間漸漸不夠用了。乃由老師在所有讀過的舊書中，抽出一、二本，背完後即算交卷了，但晚間溫書的時間，還是很重要，否則抽出來的書，可能背不出了。徐先生開始教我們讀黃梁洲的明夷待訪錄，我們也是讀得爛熟，同時也約略有點民族意識，但是還談不到思想。

徐先生作詩對聯非常高明，有時鄉間的老先生們來拜訪徐先生，談詩談對，就是學學休息玩玩的好機會。即在那個時候，我們已經了解杜甫的名句：「慣看賓客兒童喜」的真實性了。

徐先生有時亦與父親談談詩文，不過因爲待遇不好，（每年束修似爲六十串），兩年後，徐先生另有高就，即行辭館，那時代的文人，不大好意思爲爭待遇而辭職。他乃託詞：「他有一位老學生在四川作軍官，邀他去作入幕之賓，他不能不去」先父當以爲真，乃賦詩作別：

故人別我走天涯，聚少離多感歲華，

兩載春風數小葦，一朝秋水悵蒹葭，薪傳喜接舊時火，樹老翻開新樣花，辛苦此行珍重去，笑投班筆泛張槎。

徐先生看到這一首詩後非常不好意思，因爲他的西行是託詞，但父親却如此認真。他當時自然不便作和，因此他告訴原來的介紹人說：陳老先生如此多情，我知他的身體欠佳，我只能準備一付輓對以作答謝。不到三年，先父去世，徐先生果然把他三年前已經擬好的輓聯送來了。聯如下：

下榻憶多情，憶曩時賓主交歡，想是前緣有幸，東鴛漸薄莫，悵此日幽冥永隔，感深後會無期。但是不到三年，徐先生也去世了。

經史之外並學做詩

繼徐先生之後，家中又聘請一位鄧履端先生，黃安人。鄧先生來時，我雖僅十三歲，但已讀完了四書、詩經及書經，並已開始讀左傳了。因此鄧先生乃開始教禮記。在兩年期中，讀完左傳及禮記的大部分，但始終沒有讀過易經，因爲幾位老師及親長均認爲易經是不容易懂的。

在鄧先生時代，我們兄弟因背的書已很多，作文已是長篇大論，居然已是大學生的樣子，鄧先生要我們自己閱讀綱鑑，並加圈點，下午背書的時間，已減少了許多。鄧先生除教書改文外，也教我們作詩，但是我們很少能交卷的，因爲作詩除平仄以外，還要言之有物，以我們當時的知識，從事吟詠，顯然是不够格的，鄧先生又介紹

我們讀了當時武昌第一師範出版的學生文章選集，書名為『文彙拔萃』，其中以史論及評歷史人物為多，鄧先生有一位世兄，為一師畢業，他的文章有好幾篇也被選在這一文集中。

鄧先生開館的時候，正是民國八、九年，我的胞兄及幾位堂兄，已在武昌中華大學讀了幾年。我們除埋頭讀古書外，並無什麼意向。但是在武昌及北京作事的親友，看到我們仍在讀私塾，不敢向父親建議。記得有一位堂兄，他說他這次到武昌，一定為我們代訂學生雜誌一份，以便吸收新的知識。不料他到武昌以後，來信通知我們：學生雜誌已改用白話文，沒有訂閱的必要。似乎當時我們的兄弟，都是文言文的循道之士了。

鄧先生教了兩年，因眼力不好，也辭職了。但這兩年中，我們在閱讀及作文方面進步頗大，鄧先生似乎對我個人的印象頗佳，但在當時我并未能覺察。不料十餘年後，我在武昌職業學校教書時，因牙齒的影響，突患水腫症，在一醫院的候診室中，遇見了鄧老先生，當時他的眼力更差，認不得我了。我趨前問候時，他第一句話問我：你們家中有一位名號君防的，現在何處？如果他問到任何人，都不會知道君防其人的，因為君防是我的號，在外面從來沒有使用過。我當時即對鄧先生報告我在南京讀書及現在教書的詳情，他非常高興。我原來準備病好後再去拜訪鄧先生一次的，但暑假病好以後，匆匆地到開封黃河水利委員會報到了，以後即未再見到鄧先生，心中無限

悵。

民國十年，不記得是何人建議，父親同意我的兩位老兄，一位到北鄉的道明小學，一位到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肄業。我和三位較小的弟妹，則另請一位張華甫先生繼續教讀。張先生年紀很大，但頭腦很新，除講古書古文外，有時講些近代的時論（當時還是文言的），因為張先生也有一位世兄，曾在武昌一師讀書，除作文很好外并寫得一手好字，所以張先生時常鼓勵我們，吸收一點新知識。但這一年，我個人雖然上學并按時作文，但下午的時間，多半消磨在處理家中雜務上去了。因為幾位老兄均不在家，父親又臥病，我耽誤在瑣務上的時間很多，老師對我也以大學生日之，無可如何。

開始考入新式學校

民國十年，黃陂幾位紳士以胡康民先生（現任立委胡秋原兄的封翁）為首，發起成立一私立前川中學，校址即在縣城之內。父親得到消息後，同意我的二位堂兄前去報考，但那時中學的入學試驗是要考英文的。這兩位老兄既未讀過英文，也未學過數學，當然未獲錄取，他們乃轉到武昌入中華大學附中。第二年，前川中學又創辦一補習班，專收未讀小學或小學未畢業的青年學生，一年後方可投考中學。不知由何人建議，父親同意我與一位堂兄同去應考。雖然毫無把握，我們兩弟兄竟攜帶行李，向乘一輛雞公車式的推車，逕往投考。當時學校為方便鄉下學生，是隨到隨考的，與我們同時應考的還有周姓叔姪二人，年

齡比我們還大四、五歲。當時只考一篇國文作文。第二天即行放榜，因為是補習班，四人全部錄取，我列榜首，堂兄殿後，周氏叔姪夾在中間。我們得以入學，使我的私塾生活告一結束。

私塾教育得失之論

我的十年寒窗生活，對於後來我求學的影響如何，真是一言所能盡，不過在寫完這一回憶之後，很想對於私塾的利弊，分為下列幾點加以檢討：

①除易經外，我已讀完了四書四經。到現在七十之年，有許多篇章還能背出。此外又讀了史鑑節要、幼學瓊林、東萊博議、古文觀止、明夷待訪錄等等名著及唐詩。在國學方面，似乎不無基礎。因此在讀中學的時代，見到報章雜誌發表梁任公先生等提出「基本國學必讀」的書目時，大體上我都讀過了，心中頗有自慰之感，但是這些書目，如果真的期望在當時的小學與中學生全部讀完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
②在我由中學而大學的十一年的生活中，對於國文及歷史等科，可以說花的時間最少。因為我不必用許多功夫，對於這些科目的考試，可以應付裕如。根據這一經驗，先父的哲學似乎是對的，我自入中學到現在，凡是作文或其他酬應之作，很少查過字典。第一證明：兒時讀書，印象最深，不易忘記；第二證明：有關文學的課程，背誦還是有其好處的。

③因為國學略有基礎，以後參加幾次中學及大學入學考試時，國文的成績佔了許多便利。

所以在入學試驗中，從來沒有失敗過。同時在當時的鄉村社會，根本沒有任何社會教育或課外活動，唯一的機會，是在新年期間看看人家的門聯，以及慶吊期間，讀讀人家的輓對，尤其輓對當時的習慣，多半是懸掛二、三年之久。因此對親友輓先祖及先父的輓對，我到現在還記得很多；先父的遺稿雖已遺失，但他致送親友或代人所作的輓對，許多亦可以背出。這些只算是雕蟲小技，與學術無關，但我個人則因此養成習慣，仍然喜歡此道。

④私塾中十年的光陰，雖然并未完全浪費；但以十年之功專於國學，而後來又改習工程，在時間上，還是非常可惜的。我常常想到：假使在私塾的十年中，分出一部分時間，在英文或數學方面打點基礎，也許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，更有許多幫助。英文或數學的老師，在鄉間當然不容易請到，但是在我啓蒙以前的四端小學，曾經是有英文和數學老師的，只是到我上學時，四端業已停辦了。因此我到十五歲以後才開始讀英文，時間已略嫌太晚。後來在英文方面，雖然下了不少功夫，但從來沒有背過一篇英文文章。來美以後，在以英語教學方面，也沒有經過多少困難；但在寫作方面（在美國發表幾篇文章），自己總覺得難逃 Chinese English 之譏。假使童時有背過英文文章的訓練，則在英文寫作方面，必將大為不同。所以就作文的能力說，背書還是必要的。

⑤在私塾讀書，所有同學都是幾位堂兄弟，有時也有幾位表兄弟，臨時參加共讀，但認識

的人總不出幾個人，形成一小天地，與外面隔絕。好的方面，是同學中，沒有任何不良嗜好，即吸烟、飲酒都不會，當然更沒有其他下流的習慣。但在壞的方面，十年中孤陋寡聞，既無交遊，更不知外面的世界，因此一切進步均談不到。尤其在這十年，代表歷史上的大變動的世界大事：如創造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，民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民五的袁世凱稱帝，民六的蘇俄革命，民八的五四運動以及民九的直皖戰爭等等，除在辛亥年終時，記得被人背上高山逃兵變，剪去小辮子，袁世凱的死亡以及鄉間傳聞吳佩孚（孚）的興起以外，其餘均在模糊中混過，其閉塞情形可以想見。

⑥因為沒有小學的訓練，每天除讀線裝書，寫大小字以外，其他如體育、音樂、圖畫手工之類，都一竅不通。後來到了中學以後，除對英文、數學等科目，尚可以臨時抱佛脚，自己惡補外，其他音樂等課，就只能做到勉強及格的程度，無形中成爲老夫子型的學生了。

⑦私塾中的老師，除講書及命令學生高聲朗誦外，根本無所謂教學法，更談不到分析與研究的訓練。如果就現代的科學及教育學的立場來說，我的十年私塾教育，至少一半的光陰是浪費的。但是使我永難忘懷的還是父親、母親在家中的訓誨，尤其是慈母對我的教導，使我畢生受益不淺。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

話七〇七二四八〇

賢不肖別傳

胡耐安教授著定價臺幣25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共三十多篇人物評介：涉及廟堂之上、市井間、清流之下、聞達隱逸、名士淑女、概計在百人以上。

眞讀書人胡樸安。黃字療飢胡寄塵。中興鼓吹盧冀野。情書一束章衣萍。不開畫展王悲厂。突梯滑稽畢修勻。秋水伊人李淑一。生不逢辰范卿宣。保定隊長陳惟誠。歡樂歲月覃理鳴。黃埔教官屈鳳梧。死得其正盧吉三。大言炎炎唐主良。風流種子唐有壬。濟世利人孟保羅。閩籍僑領呂渭生。蒙古王子德穆楚克棟魯普。浪人傳中小人物山本榮治。鷄伯贊與周谷城。安徽名爵羅斯福。傳奇人物顧和尚。師期唱和胡展堂。雍容豫悅譚組菴。風雅儒將宋阜南。湘軍福將魯詠安。英雄本色謝冠將。舍生取義吳熙農。閩令森嚴陳護黃。威鎮湘西蔡鑄人（附陳玉鑿唐晉棠）。魂兮還來張石侯。壺中日月呂蘧生。高陽酒徒楊綿仲。